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九八

落帆樓文集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沈 垚 撰

一

李文清公遺書八卷首一卷附志節編二卷 李棠階 撰

三二三

介軒文集十八卷（詩鈔十卷文鈔八卷）介軒外集二卷 張振夔 撰

四五七

落帆樓
卷二十四
補遺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余方童卯在塾時則聞吾先兄爲言先司空公視學東南大省襄校者多砥行積學之儒因舉所知陳扶雅沈子敦王亮生三先生相告扶雅與先司空嘉慶辛酉同鄉舉歲相若爲老友亮生子敦先生則輩行差後先司空折節爲忘年交者也而子敦先生又爲吾父水部公授經師晚景獨窮故司空公遇之彌厚道光庚子子敦先生應京兆試落第後病十一月卒於京師司空公既與姚伯昂徐星伯兩先生經理其喪歸其遺書稿於南中嗣後遂絕無消息落帆樓文和山卷刻於楊氏建筠彩叢書中故老傳言蓋學海一滴耳道光之季文場反

序

契頗有幽歧其還往常集於津要之途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恆聞風而逆加擯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干時忌張石洲張亨甫之流困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先生博學傾諸公議切時病洞見癥結其不遇豈足異哉先生與吾族蓮溪觀察爲摯友吾水部公七試不第蓮溪嘗深嘆歎息論其當世之故如此蓋至咸豐戊午而后茲風乃殄而后單門孤進遺經獨抱者始得稍濡稽古之榮至於同光之際則吳縣常熟南皮順德迭主文衡重經史古學幾幾復反乾嘉之舊後世讀先生與友書語殆且不知其何指敦知夫六十年前舉場沉晦如此

哉先生學博而思精其所究心於地理圖志西北方域
意且通康乾諸老先生東樵東潛休甯嘉定之所未通
若魏書地形志注水經注地名釋元史西北地畝測元
和郡縣志補圖所自撰述者蓋皆以決曠代之積疑甄
史家之絕學使其書成固當軼出於石洲默深願船以
上天厄其運又斬之年并其爲姚徐諸君代撰之書而
亡之惜哉余嘗太息道光間爲地理學者程春廬大理
顯宦而書不傳先生寒士而書不傳以爲救林遠憾及
今得讀此編則猶幸先生遺稿得汪謝城先生爲整比
之其著述總錄一篇微顯闢幽用心良爲至到而次第
殘棄有倫有脊使讀者不得其全文而已知全文義例

序

之幸較蓋文集也而遺書具焉又數十年而翰怡大卿
得而刻之然則先生身不顯於當時而集顯於後雖書
闕有間比於大理猶多幸已戊午花朝嘉興沈曾植

沈子敦著述總錄

烏程汪曰楨剛木編校

沈珪字敦三號子敦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府學廩
生道光甲午年優貢生高祖子祥自江蘇震澤縣之
曹村遷居烏程南潯鎮東楊橋觀成堂居宅曾祖廷
揚烏程縣學武生曾祖母張氏祖楷祖母張氏朱氏
父勳縣學附生母田氏妻金氏子敦生於嘉慶戊午
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庚子年十一月十七日
年四十三歲卒後逾年而父及妻並卒葬震澤半澤
亭之原在南潯東六里無子有弟二壘並無子
國史地理志

帆集總錄

子敦爲姚伯昂先生元之修底稿不存

補修一統志新疆數冊

子敦爲徐蓮峯先生賈善修底稿不存

道光九域志

子敦爲姚伯昂先生撰以道光十四年爲斷限用元
豐九域志例沿革但載本朝而山川鎮堡關隘驛
站則加詳每府各爲一圖四至入到據到城不據到
界與一統志例殊書未成惟存地道記十卷即其初
稿也

地道記十卷

即道光九域志初稿惟成直隸盛京吉林黑龍江山

西山東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省餘江蘇安徽
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均未備今
編入外集

魏書地形志注

子敦爲徐星伯先生松撰書未成遺稿未見

畿輔金石錄遼金元碑攷證

子敦爲沈宛廬先生濤撰手稿存者僅元碑跋十餘

首今編入外集

詩音攷

未成殘稿僅存關雎葛覃兩篇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讀注疏雜辨

帆集總錄

手稿叢殘字多難辨或首尾不具今擇其可整理者

編入外集雜著卷

爾雅正義雜辨

同上

梁書釋官

未成僅有卷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後漢書注地名錄

未成僅錄光武明帝二紀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水經注地名釋

未成僅存河水篇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史西北地蓋測二卷

子敦在都中撰稿本未見疑當存于徐星伯先生處
今無可問矣殘稿有元史地理志釋數條又有西北
地名雜攷數條塗乙增損幾不可辨蓋卽其初稿惜
全本不存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新疆私議一卷

戊子年作編在前集第一卷王亮生鑒嘗刊于京師
乃刪削之本此則足本也

漳北滄南諸水攷一卷

編在前集第三卷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一卷

編入後集第三卷此書金山錢氏已刊入指海

帆集總錄

臺灣鄭氏始末注四卷

書爲德清沈雲撰注本子敦少年時作後自毀其稿
在都中復成之展舍凌氏刊入傳經堂叢書

校河南志注

河南志注元人所撰徐星伯先生從永樂大典錄出
者子敦校錄一過全本未見殘稿僅存卷首數葉今

編入外集雜著卷

校東京夢華錄

手稿風習散亂校語可讀者僅存一條今編入外集

雜著卷

校唐述山房日錄四卷

雜著卷

唐述山房日錄盛眉庵朝勛所著子敦編定爲四卷
今錄其校語入外集雜著卷其全書已刊入震澤沈
氏昭代叢書中

西域小記一卷

子敦在都中撰凡新疆統部表北路諸城表南路諸
城表共三篇殘稿中新疆統部表全佚其北路南路
二表亦多遺缺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和郡縣志補圖

子敦館洞庭山時作未成僅存河西節度使圖三北
庭節度使圖二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歐陽亭雜錄

帆集總錄

雜錄攷證之語全本未見殘稿僅存泥水攷一篇今

編入後集

家譜三卷

已丑年編定藏于家未見其本

落帆樓文集三卷

子敦未入都時手自編定今目爲前集

後集三卷

前二卷爲子敦遊安徽及入都後所作之文其第三
卷卽西遊記金山以東釋子敦得意作也今編爲後
集

外集十七卷

子敦手編文集後附外集文數首今以殘稿及元碑
跋并入爲一卷附以簡札三卷雜著三卷地道記十
卷仍以外集目之

別集一卷

應試經解及酬應之文并代人捉刀之作過而存之
編爲別集

附子敦遺筆三紙

一云親老弟不才人生至此奈何奈何一云生平素
不喜服藥今服藥至此命也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矣
末一紙似是四六句塗鴉難辨

附沈小湖先生雜稿致王亮生盛書

帆集總錄

五

子敦咳嗽吐痰見血絲自前月廿幾起至本月初一
日不能進食初六夜感噩夢夢中獨享盛饌桌上祭
文六朝體甚佳臚舉其生平學行甚悉且而知非吉
兆卽告知主人並手檢著述文稿封爲三包自己號
明交弟收藏轉付足下及沈柳橋手字迹如平日於
初七日至早遣僕人來並招入城與徐星伯及湖州
人所素厚者次日搬在全浙老會館先請薛銀槎醫
治開方服一劑弟初九日請越人勞又峯秋間大兒
場中受暑經其一手看好者子敦連服五劑胃氣稍
開每日吃粥及燕茶惟痰嗽仍舊其同府朱孝廉謂
是肺癆服藥二劑到第三四服亟用人棧一錢黃耆

白朮等味而病愈深竟於昨十七日亥時辭世臨屬
續前一時不能言語而神明不亂索筆書數紙但云
不可爲人子又云生平不服藥爲主此次服藥而至
此命也喉間痰聲如鋸而神氣甚清傷哉傷哉讀書
苦命竟至此耶郡中又失此直諫多聞之益友矣

落帆樓文集

落帆樓文集目錄

烏程沈 圭敦三

卷一 前集一

六鎮釋

新疆私議

慈嶺南北河攷

卷二 前集二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

勸不當立後議

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帆目

宥州答問

晉書賀循傳書後

喪服文足徵記書後

與張淵甫書

再與張淵甫書

答張淵甫書

答徐星伯中書

與徐星伯中書

卷三 前集三

漳北澆南諸水攷

卷四 後集一

史論立名篇

史論風俗篇

泥水攷

家譜序

書盛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後

重修徐侯齊先生祠記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與龔定庵書

與溫鐵華書

紀思詒事略

帆目

卷五 後集二

都統衙工部右侍郎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諡文清松筠公事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安徽學政鄂木順額公

遺事述

卷六 後集三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卷七 外集一

連叔度周易辨畫序

元史氏慶源碑跋

元史進道碑跋

元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跋

元北嶽廟題名殘字跋

元北嶽廟題名跋

元眞定路中山府成宗崇奉孔子詔碑跋

元南宮縣扁鵲廟記跋

元保定路唐縣武宗加封孔子誥碑跋

又碑陰跋

元中山府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跋

元唐縣學記跋

元房山雲居寺藏經記跋

元中山周氏義行銘跋

帆目

元保定路唐縣靈源山壽聖寺雲公大和尚塔銘

跋

元重修華嚴書經本記跋

元中山聖廟禮器記跋

九熊圖跋

丙申四月陶然亭燕集記

記湯侍郎告門生語

記小皮受撻

與沈小湖學使書

答王亮生書

謝府君家傳

恩貢生戴君墓表

張孺人墓志銘

卷八 外集二

簡札摭存上

與張秋水 鑑

與盛眉庵 朝暉

與張淵甫 履

與孫愈愚 笑

卷九 外集三

簡札摭存中

與許海樵 旦復

帆目

卷十 外集四

簡札摭存下

與王亮生 鑒

與吳半峰 茂受

與沈柳橋 登瀛

與紀石齋 孫

與丁子香 桂

卷十一 外集五

雜著集存上

詩音攷

讀注疏雜辨

蜀雅正義雜辨

梁書釋官

卷十二 外集六

雜著集存中

後漢書注地名錄

水經注地名釋

元史地理志釋

西北地名雜攷

卷十三 外集七

雜著集存下

校河南志

帆目

校東京夢華錄

校唐述山房日錄

西域小記

元和郡縣志補圖

卷十四 外集八

地道記一

直隸

卷十五 外集九

地道記二

盛京

吉林

黑龍江

卷十六 外集十

地道記三

山東

卷十七 外集十一

地道記四

山西

卷十八 外集十二

地道記五

陝西

卷十九 外集十三

帆目

地道記六

甘肅

卷二十 外集十四

地道記七

四川上

卷二十一 外集十五

地道記八

四川下

卷二十二 外集十六

地道記九

雲南

卷二十三 外集十七

地道記十

貴州

卷二十四 別集

詩本音解

采蘋之詩鄭箋解

傳注后土不同解

古人廟制南向解

諸侯命圭解

庸蜀羌髡微盧彭濮攷

毛詩傳以重言釋經一字攷

帆目

論語古今文異同攷

尙書今古文辨

姚野橋梅花冊跋

薦畫友與人書

寶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

落帆樓文集目錄

落帆樓文集卷一

吳興叢書

烏程沈 奎敦三

前集一

六鎮釋

後魏六鎮沃野最西懷荒最東沃野懷朔武川三鎮詳
元和郡縣志柔元鎮見水經注澤水篇懷荒鎮見太平
寰宇記雲州下獨撫其鎮地志家皆不言耳魏書高祖
紀太和十八年秋八月行幸陰山癸丑幸懷朔鎮已未
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元鎮自西而東則
撫冥在武川之東柔元之西矣詔六鎮及禦夷城年老
孤貧廢疾者賜粟省罪各有差則禦夷在六鎮外矣元

帆一

一 落帆樓文集卷一

和志西受降城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天德
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中受降城東至東受降城
三百里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一百二十里沃
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
懷朔古城在中受降城界向北化槽側近後魏六鎮從
西第二鎮武川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元初志原文
作在軍北三百里
按武軍天寶四年節度使王忠嗣移於單于大都護府
在軍北者據振武未移而言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按
振武軍北即東受降城北也水經河水注白道中谿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
川鎮城又西南出山於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塞水出
懷朔鎮東北荒中南流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

西南注沙陵湖攷沙陵湖即唐金河泊元和志東受降
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入里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
周回十里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沙陵湖及雲中
故城皆在東城東北則塞水亦在東城界然則懷朔鎮
在中城東北界西去沃野鎮遠而東去武川鎮近矣水
經澤水注曰澤水東逕潘縣故城北又東逕下格縣故
城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
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
城北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雁門水又東南逕小寧
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大寧縣故城南又東南逕茹縣故
城北又東南逕鳴雞山西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帆一

二

注於澤水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平城直
東行二百二十里至高柳城又東行一百八十里至代
郡城又東北行一百七十里至大寧城當涿郡懷戎縣
北三百里也從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按懷戎縣
唐爲嬀州治今宣化府保安州地本漢潘縣大寧城當
懷戎縣北三百里則是後魏大寧郡懷荒鎮在大寧西
北百里則西去柔元鎮甚近柔元鎮唐爲天成軍東北
境地懷荒鎮唐爲納降守捉地元和志單于大都護府
東南至靜邊軍一百二十里靜邊軍東至雲州一百八
十里雲州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
十里又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與幽州分界計自單于

都護府至天成軍四百入十里而武川鎮又在單于府西北柔元鎮又在天成軍東北武川至柔元約六百餘里而撫冥在其中間然則六鎮相距遠近約略可知矣以今輿地言之沃野鎮城在吳刺或旗西北懷朔鎮城在吳刺或旗東北武川鎮城在歸化城西北柔元鎮城在正黃旗察哈爾東南懷荒鎮城在正黃等四旗牧地南歸化城之東爲四子部落地歸化城之東南爲鎮藍旗察哈爾地四子部落之南爲鎮紅旗察哈爾地鎮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紅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黃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南爲太僕寺右翼牧地正黃旗察哈爾之東則正黃等四旗牧地也自

帆一

三

正黃旗察哈爾西至歸化城五百餘里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然則六鎮故城不可攷者獨撫冥耳

新疆私議

戊子夏作

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爲事漢置西域都護斷匈奴右臂而單于入朝唐平高昌滅焉首取龜茲于闐疏勒等屬國於突厥列爲安西四鎮扼諸蕃走集則北不患突厥南不患吐蕃建武時西域請復內屬光武辭不許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脅諸國共寇河西明帝命將討匈奴取伊吾盧地卒通西域而後寇息武后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后從郭元振言不許逮上元後河西隴右皆陷沒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

守安西與沙陀回鹘相依吐蕃百計攻之不下是時唐室多難強臣方命而吐蕃兵終不能踰隴而東固由鳳翔涇原唐皆屯設重兵亦未始非畏安西北庭之議其後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後取中國如拉朽宋墮夏州不救靈州於是西域爲党項隔斷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扼玉門陽關而守嘉峪於是中葉以後蒙古諸部北擾延綏寧夏者遂踰甘涼絕瓜沙據青海而東擾河洮岷矣然則隔絕羌胡竊通之路使不得并力東寇西域誠要地哉而論者或謂竭內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資無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將移在內地而資益不資西域地廣饒水草其處溫和田美種五穀與

帆一

四

中國同時熟誠廣行屯田積粟之法卽有軍興可無須中國餽運然則謂西域絕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眞迂士之論而不審於漢唐之已事者矣然漢之都護雖統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僅車師前後國及焉耆地而龜茲以西爲國如故也我

國家

皇靈遠吧

威德遐宣風行所及日入以來皆慕

化輸誠願爲臣妾

高宗皇帝平伊犁定回疆闢地二萬餘里漢唐所謂烏孫西突厥及葱嶺東城郭諸國均編入內地有重臣鎮

守則昔之羌種塞種今皆

天子生全長育之民昔之窮荒極遠界在區外之國今皆

國家出貢賦列亭障之地矣夫漢不有西域地然棄西域則河西受敵唐不有龜茲以西地然棄四鎮則伊西庭三州單弱故當時君臣深謀遠慮悉力與匈奴吐蕃爭而不肯棄也況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隸版圖已久涵濡

化已深者哉前年逆回張格爾叛攻陷喀什噶爾等四城西陲自蕩平後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一旦逆賊猖獗調兵籌餉羽書旁午加以地界窮遠冰雪滿山戈壁

帆一

五

市地輒棄棄封轉運艱阻大臣以其懸遠難守欲棄四城

皇上深仁覃覆不忍置遠方於域外謂英吉沙爾爲外蕃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棄之則朝貢路斷和闐南通後藏葉爾羌等城咸解伊犁銅布棉數萬棄之則伊犁經費有缺夫回部諸城北界雪山西界葱嶺四城據葱嶺之要無四城是西面無門戶也由喀什噶爾而東據烏什而北鈔則伊犁之兵列城障而守由和闐而東渡河而北則庫車以東諸城危渡河而東經故曲先衛歷白龍堆而東鈔則安西敦煌諸州縣城盡守矣四城不可不復非一勞不能永逸且

祖宗開闢之地尺寸不可失

赫然震怒

命將出師揚威將軍長齡等承

聖旨統勁旅躍馬崑山之西投鞭計式之水三戰皆捷遂復四城曾未幾時逆首就獲安集延布魯特諸蕃益

備

皇威稍首恐後慈邱以西至於海曲莫不震疊咸修職

貢

高宗皇帝開創新疆遠拓邊塞於萬里之外

皇上敬繩

祖武

帆一

六

天戈所指電掃塵清誠所謂

聖人之達孝善繼善述者矣然而元惡就擒撫綏爲急

善後事宜方勞

聖慮夫讓者之所以欲棄四城恐其空竭中國也自軍興以來所費誠不少矣然漢不有其地而都護校尉等官經諸國兵攻匈奴未嘗勞費內地諸國未屬漢時匈奴置重僕都尉收賦稅取富給焉及既屬漢則發畜食食糗軍負水備糧雖苦迎送然未嘗不給漢所置田自僅渠犁北胥鞬數處然未嘗匱乏即間有匱乏亦不過發酒泉敦煌驢糞佐負食出玉門而已未嘗擾及天下也

國家回疆諸城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亦數千里張格爾亡虜小醜非漢都善莎車王有國有民者比一朝竊發朝廷以軍餉爲慮昔之西域分爲三十六國國小地隘然尙以自奉之餘奉匈奴奉漢而無不足今之回疆以阿克蘇以東數千里膏腴沃衍之地而不能足軍食以備一小醜何古今懸絕若斯邪則以回疆鎮守諸臣不講求於屯田積穀之道故也西域經準噶爾霍吉占之亂人戶死亡略盡

大兵平定後招集流離漸就完準夫龜茲有東西川焉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國城水流逕通枝津布濩桑宏羊言輪臺以東水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誠穀食易給足

帆一

七

不可乏之國也故匈奴賦稅之使長居焉耆尉犁危須間而漢都護治烏壘與渠犁田官相近昭帝用宏羊前議復田輪臺亦與渠犁相連今之庫車古之龜茲也今之布古爾古之烏壘渠犁也今之哈拉沙爾古之焉耆尉犁危須也今之渭干河齊召南水道提綱所謂南源東流經枯察北者古之龜茲東川也今之海多河在哈拉沙爾西者古之敦薨水也哈拉沙爾等城有灌溉之利蒲魚蘆雁之饒詳葛爾西而所安插之土爾扈特霍碩特二部不能力本農務耕作唯以盜竊爲事新疆初定時荆榛彌望墾荒之人聊無村落故賦稅鮮少僅足支各官祿米伊犁兵食須仰給內地其後荒地日闢生

齒日增則經制亦當漸備鎮守諸臣誠以時度地形益治溝洫廣田畜務儲積則內地之轉輸可罷蓄積益多兵食益足緩急有備則雖犁大宛陷康居斬郅支亦非甚難事何至以回疆奉回疆而不能制一小醜哉不知經久大計令有以待卒然之變但奉行成例歲歲仰關內脂膏以贍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內非衛內也平時尙不免耗內況有事乎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所以有四城懸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乎非也不盡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遠必守近而守近之費不減于遠或更甚焉則何如盡守之之術以守遠不棄可耕之地於外夷之爲得也夫所謂守之

帆一

八

之道則屯田積穀而已矣四城兵火之後田廬蕪沒邑郭空虛宜及時量留官兵田要地徙他處回戶實四城益墾荒廢之土不足則募民無田而壯健敢遠徙者詣田所就耕墾爲本業又令於閒暇時習騎射戰陣之法使人皆可利用且耕且守有變不至遙遙於萬里外勞敝索倫兵庶幾威服西國四城灌浸之水有慈嶺南北河又有于闐河胥虞數千里誠皆開設屯堡卒有外寇蓄積足爲戰守之備又何至開口望哺於關內有司致虛耗中國也漢徙渠犁田官拔莎車地田北胥犍僅一隅耳然都護尙得以蓄聚之富時出兵以威外夷況今合疏勒莎車子闐諸國數千里地而盡田之乎四城屯政

既舉卽當益治阿克蘇以東之田漢元帝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明帝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盧西域水甘泉肥無地不可耕卽鄯善號爲沙鹵少田矣而伊循城肥美則漢置田官水經注稱敦煌索勒斷注實河灌樓蘭田遂成沃壤田三年積粟百萬今羅布淖爾卽古蒲昌海海西南故樓蘭國也其處回人以魚爲糧不知稼穡由班固鄼道元之言觀之則固亦可耕之土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水道提綱所疑爲古交河有三一在吐魯番城西三百里一在城西百餘里一在城南經吐魯番城其南兩源皆出巴中國西南自北而南與會長二百里舊疑爲古交河攷古所謂交山合而北與會長二百里舊疑爲古交河攷古所謂交河一水分流於城下如齊說兩水分流於城西與古不合太平寰宇記西州交河縣交河縣出縣東北天山東

南入高昌縣又曰高昌縣交河西北自交河縣界流
入然則古之交河年改爲前庭縣故元志言交河在
界高昌縣西齊所指之三水皆非古交河然其地水泉之
多田之良沃可見矣元和郡縣志伊州伊吾縣本後
漢伊吾屯都尉屬柔遠縣西北至州二十里後漢伊吾
此置宜禾都尉柔遠縣西北至州二十里後漢伊吾
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水道提綱
哈密古伊吾地沙地逢水泉爲聚落無大川澤唯哈密
有一河在城東南南北長百里許按此疑卽元和志
柳谷水唐書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
故城又西至蒲昌海西岸千里自蒲昌縣南海岸西經七
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入千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
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唐書地理志樓蘭國也
西域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唐書地理志
高宗上元中更名且末西經悉利支并祇并勿連水五百
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
捉三百里至于精絕國又于闐東三百九里有建德力
河東七百里至有蘭城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西三百九
六百里有蘭城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西三百九里
有吉良鎮于闐東距且末鎮千六百里元和郡縣志沙

州西至石城鎮一千五百里按伊修即伊循之謂史書
 中循修二字城鎮相混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循成道魏書
 地形志作修城羅布淖爾亦曰賀卜諾爾水道提
 綱謂之洛普郭模藏校水經注謂之羅布淖爾
 天回
 部者安西關內之藩籬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籬也藩
 籬固則腹心安腹心實則藩籬益固今當實阿克蘇以
 東諸城令皆有積聚足待四城不虞之用即當實安西
 以東諸府州以待回疆不虞之用必使回疆有警但取
 給於回疆而不罷斂關內而後關內安不得已而徵及
 關內但如漢時取給於酒泉敦煌等郡而不擾及天下
 而後天下安酒泉有呼蠶水敦煌有南籍端水氏置水
 皆可溉田宜禾效穀著於前史故李嵩以一隅地而能
 自立於羣雄竊據之時使長吏皆如崔不意之力田積

粟富盛可指日待也洪書地理志酒泉郡福祿縣呼
會水散城在故鎮秦所城西北鎮秦城在高臺縣西北
百二十里呼鹽水今曰討來河所入之羌谷水卽至合
黎之弱水也太平寰宇記肅州酒泉縣呼鹽水一名潛
水俗又謂龍縣河西南外青海界流入三源東流西
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大而遠東北流數百里如雲
北流中源北流又東合一水又東北經重山入肅州有
源經和柔堡曰東河又東北經州城南山又東北有
水西經南嘉峪關東北流經州西北境來注之又東北
至古城堡南臨水堡北當西北長城斷處出邊東北流
金塔寺營西北又東北至衛公營北又東北經衛魯西
又北折東北流至衛公營北又東北折西北流經雙城
弱水下流矣水道提綱又曰割丹水既合卽來水東北
經花縣鎮西北平東至毛營西折西北流經雙城
又折東北經平東至毛營西折西北折東北而北
流經什莊西又西北有昆都倫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北
爲二巨澤西北六十餘里卽古郭延海也計自泊來
博鄂橫周六十餘里卽古郭延海也計自泊來
此北行二千一百五十里按卽來水經肅州東北潞爲
曰亭海在州東北四十里元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

張披縣東北一千六百里率冠軍在居延水而又中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其安縣水出南羌中東北
民田按吳安南唐瓜州晉昌縣在今安西州東龍勒即
唐沙州壽昌縣在今敦煌縣西南太平寰宇記南籍敦
水一名冥水六十里南鄉志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
東西二百里六十里南鄉志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
綱曰布陸凡勒河自靖遠廳西南境平地兩源合而北
流七十里有小水自東來會折而西流至雙塔南有小水俱
南自興施來地北注之又西三百餘里經安西府北又
南來注至古沙州北境有西拉葛南邊界大山西北
西北至西拉葛金河源出安西廳南邊界大山西北
流折而北西七十里折而西百二十餘里有蔡罕烏蘇
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流入西拉葛金河沙州東又北五十
里與布陸凡勒河會又北流由曲而西三百里蒲昌巨
澤曰哈勒池周六十餘里池東南多大山按布陸凡勒
上源曰昌馬河至柳溝衛會南境北來之十道溝曰蘇
額河即漢時蒲泥竭水西拉葛金即漢時玉門縣也亦
曰黨河入按蒲泥竭水西拉葛金即漢時玉門縣也亦
府三十入年降爲州沙州衛二十六年改置敦煌縣王
門縣西至州二百九十五里敦煌縣東北至州二百七

十里氐置水在漢龍勃縣則當在唐壽昌縣地壽昌東
 北至沙州百五十里水不應反在沙州之東又漢志
 東北入澤而此水自東南而西北亦與漢志不合疑
 河非卽古氐置水太平寰宇記沙州敦煌縣懸泉水一
 名神泉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出龍勃山腹此水西與龍
 勃近然漢志言出南羌中而懸泉水近出龍勃山腹則
 亦不合今驚河之西又無他水可當氐置水柳溝衛在
 安西州東二百三十里漢志敦煌郡廣至縣宜禾都
 尉治昆侖障牧穀故渰澤障也桑欽說李武元立六
 府濟南崔平不意爲通澤尉役力田以勸牧得穀因立爲
 縣名太平寰宇記廣至故城在瓜州常樂縣西北宜禾
 都尉城在晉昌縣西北界按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
 五里今爲安西州地廣至故城如是一則何遠之不可守
 在州西效穀故城在敦煌縣西如是則何遠之不可守
 而守遠又何有耗內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則在綏
 輯諸臣矣回民雖不煽教訓然頗知敬官畏長安全至樂
 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計而反樂於從
 逆卽極愚惑當不至此然卒至此者蓋有由矣鎮守諸

臣不仰體

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宣布

朝廷威德乃恣爲貪酷侵奪其財貨虜辱其婦女以積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乘機鼓扇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觀後漢之多羌患乎西羌之雜居內地者多則萬餘人少或不滿千人皆役屬郡縣豪右不爲寇也豪右旣奴虜使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縣又淫毒之於是東羌西羌不勝其憤相率皆叛連及河首諸羌東犯趙魏南寇梁益朝廷爲之移徙郡縣以避其鋒民不樂徙則刈禾稼徹室屋移壘壁以驅迫之不戰不守之守令竟忍視民

帆

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卹也民多死亡羌寇轉熾延
及桓帝數征數叛段熲轉戰連年盡殺之乃止而漢之
府庫已空竭矣并涼二州已虛耗矣讀范書西羌傳見
鄧騭任伺諸人措置乖謬屢爲之廢書歎也使當日任
虞詡以平羌之事何至棄數千里險阻沃饒之地以資
寇哉使二千石令長皆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人則羌
亦一氣所生何至屢征屢叛必誅盡而始息哉明之失
交趾也以鎮守中官之貪黷也使得廉吏以撫之交趾
且至今爲冠帶之邦矣故欲使西陲無事必自鎮守諸
臣能仰體